

从2004年,第一届并没有唱响的《超级女声》开始,中国启动了选秀元年。

按理说有过排山倒海的狂热,就应该有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眷恋,但十年选秀,落下的却是各归各位的寂寞。

狂热。2005年,超女决赛前夕,选“笔笔”还是选“春春”

的讨论一夜间发酵起来。大多数成年人一头雾水,只知道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青春热浪。济南泉城广场打起了拉票的横幅,声势浩大,而在众多市民的印象里,只有当年申奥成

功时才见过这种疯狂的占领。一名媒体女编辑在报纸上刊

登了一篇抨击李宇春的稿子,转天就被“玉米”们找上门,给她送来了李宇春的大海报和CD。他们态度友好地对这位女编辑说:“我们不怪你,你先了解李宇春这个人,就会改变看法的。”然后,女编辑惊呆了。

这是2005年夏天发生的事情,第二届超女,带来了狂风

暴雨般的热情和山呼海啸的响应。每个人都可以参赛,每

个人都可以投票。明星之路一下子与草根来了个亲密接触。

全民海选引发史无前例的全民狂欢,李宇春甚至成为

选秀文化的符号。她顶着逆袭的光环招摇过市,成为一个成

功学的诱饵。

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们争先恐后,迫不及待地搭上选秀

这艘巨轮,追逐造星运动掀起的巨浪狂潮。

随后,快男,我型我秀,好男儿,一批批的草根明星制造

节目上路。只是他们的星火燃爆像点燃时一样迅速,李宇春

一样的成功却再难复制。

今年7月份,记者一位去北京看孙燕姿演唱会的朋友,

在工体门外的一个报刊亭旁,碰到了师洋,这个曾经红极一

时的选秀明星,和几个朋友闲聊着等待演唱会开场,没有人

上前搭讪。

师洋是2006年东方卫视《我型我秀》的人气冠军,以出格的表演走红。但他此后星途坎坷,惨淡时甚至传出要靠粉丝救济的新闻。现在,他已不混娱乐圈,在淘宝上开一家卖护肤品的网店,每周定时去YY跟粉丝聊天视频。

更多曾经怀揣梦想的草根,还不如师洋。十年选秀节目层出不穷并变化多端,但05超女的火热再未出现。

十年后的《中国好声音》里,已经很少见真正绿葱葱的草根,大多选手都有丰富的选秀经历,甚至已经出过唱片,“选秀回锅肉”炒了好几年。

在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三季里,毛泽少被称作是选秀钉子户,据网友爆料,她2009年参加《快乐女声》,获石家庄赛区十强;2010年,参加第一届《花儿朵朵》,位列全国十强;随后又参加《中国梦想之音》。

毛泽少改了名字,并自称是一名网店模特。在好声音的舞台上,她选择了一首李宇春的《下一个路口见》。这是第一次有人唱选秀歌手的歌曲来参加选秀,似乎是一个宣言:李宇春的喧嚣虽过,剩下的并不甘心。

“大家把愿望投射到选秀上,形成一种一夜成名的想象,但是这种想象始终是幻觉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。

公众越来越看破草根造星的假象,心态也越来越平稳。更多的观众坐在电视机前,仅仅是以一个标准的观众身份,有些熟悉有些漠然地看着荧屏里的一切。

草根或假草根们继续在圈里玩着拼着,观众们继续观着乐着。十年过后,没人再相信什么“娱乐式民主”,当年的海选只是一时尝鲜,荧屏上早已恢复了评委和选手的正常模式,只是上了一层“导师-学生”的温情外衣。

喧嚣过后归于寂寞的还有“文化人”。

十年前,超女被发酵成一场社会文化事件。大众文化的狂欢,草根的逆袭之路,中国式民主的试水——一时间,选秀本身被赋予了太多社会意义,甚至成为严肃的学术话题。

200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《选秀:庄严的嬉戏》的书中,作者将选秀看作是一场经济秀、文化秀和政治秀。

但在选秀十年后,其作者之一袁光锋,已经不愿用政治的观点去套选秀。“无论大众民主方式,还是专业人士主导的方式,都是娱乐的模式,不能贴上太高的标签。不同阶段选秀形式不一样,可能是大众审美变化,也可能是受众需求,国外节目的引进,政策改变等等,我们难以预料它的轨迹。”

“娱乐就是娱乐。”张颐武也很简单地表述:“娱乐业和政治关注并不是同一个层面,前者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。”

现在,大家不热衷于讨论选秀之外的意义,更愿意就选秀本身讨论选秀。看看热闹,八八黑幕,这也挺好。

十年一觉选秀梦,喧嚣过后尘埃落定,大家发现,草根还是草根,看客还是看客。

娱乐也只是娱乐。

山东选秀,一个字“土”

本报记者 陈玮

十年选秀路,山东又是什么样子呢?

最近,“飞人”刘翔新婚,妻子葛天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,她曾经参加山东某选秀节目的照片被记者扒出。浓重的乡土气,很难与她跟刘翔合照时的清丽脱俗相联系。于是有网友讨论,是她本来土,还是山东选秀映衬了她的土?

抱着孩子的观众席,隐隐约约闪现一派张大小不一的广告牌,喊了几句口号,主持人终于从打开的背景板中走出,穿着闪亮的马甲,一抹斜刘海散地搭在眼前,像是刚从乡村理发店走出来的城乡接合部的青年。选手的演出服是那种可以在任何草台班子找到的镶金边的款式,这是2011年山东一档选秀节目现场。结束之后,永远披着绿色军大衣的朱之文成了山东的红人,也成为山东“土”文化的象征。

“评委们像是刚刚从饭馆里出来,脸上都写满了满足与疲倦。他们的穿着不知道应该什么形容,有的像是胡同里杂货店的老板,有的则穿的像个基层科室内的小干部……”网友说,山东的选秀节目,总是充满surprise。

对于选秀,杨菲(化名)早已不陌生。从2005年参加济南

“手机宝贝”选秀开始,从选美到选才艺,从北方到南方,杨菲已经参加了一个遍,“我型我秀”十强的成绩,让她在圈中小有名气。前年,从上海北京打拼回来的杨菲,被邀请参加山东一档新的选秀节目,站在台上的她,惊叹于摄像、舞台这些设备的更新,已经与之前大不一样,并不比一些热衷于选秀节目的大城市落后。然而当她满心欢喜看录像时,却有些失望。熟悉圈内的杨菲说,这档节目的投资,绝不比其他风头正劲的选秀节目少,但都用在了硬件了,观念和技术没有走出去。“影影中最好的相机,并不是都能拍出最好的片子。”

“大衣哥,草帽姐!”说起山东的选秀,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冯炜脱口而出。他觉得也可以把“土”看成是山东的一大特色,山东人历来敦厚、本分、质朴,相对应的就是实在的外表。”冯炜说,山东农业发达,辽阔的土地注定出现大嗓门。可是虽然是山东特色,却也不能一成不变。而山东大学研究文化现象的哲学教授马广海说,山东选秀的“土”,实质是人的本分造成创新的不足。“还是应该走出去,打造出多样性。”

导师的奖励,老板的诱饵

《中国好声音》公认最好看的部分是盲选,因为这里有两个最大的悬念:导师选哪个学员和学员选哪个导师。

有选择就有竞争,有竞争就有策略。

第三季,汪峰稳坐钓鱼台,话不多,但是作为四位导师中唯一一位摇滚歌手,他的存在,本身就是竞争力。

重返好声音的杨坤,激情仍在。没有了32场演唱会的噱头,这次他打起了感情牌。“你不选我我会伤心的。”“你来我们队里就是扛大旗的。”他甚至拿出了好声音的实物标志,亲自送到学员手中。

初来乍到的小哥齐秦,看上去似乎没有太大竞争力,因此,他最常用的技巧是告诉学员:“我是第一个为你转身的。”

那英,华语乐坛大姐大,好声音第一季冠军导师,她的抢人花招层出不穷:攀老乡关系,提议一起开店,强调自己的性别,甚至言语上撒娇、“威胁”。其实这些都是过眼浮云,那英背后的人脉吸引力,不需要说出来。

这就是导师的奖励策略。“第一个为你转身”,这句话体现导师的赏识度,如果你被这句话吸引了,你这人或许重视导师的精神奖励,看重导师的认可度。如果你被杨坤的苦情吸引,没准你是一个重感情的实诚人。冲着汪峰去的,其实不只是被所谓梦想吸引,更是早就明确了职业发展道路。至于头也不回奔着那英去的,只能说,腿够粗,胆够大,够精明。

这里面,已不仅仅是对音乐的选择,而是对未来职场发展的选择,以及,一场流露于听众面前的性格考验。

需要警惕的是奖励可能有陷阱。杨坤“来队里就是穆桂英”的承诺,一共说了四次,不知道一个队伍里是不是需要四个“穆桂英”,只能说这是一个喜欢许诺的老板。作为职业发展奖励,杨坤第一季后的32场演唱会,并没有掀起太大水花。那英嚷着要做模特,还要把学员的淘宝店合成为一个,一看就是噱头。

因此,学员得小心,这些承诺可能缩水,甚至不会实现。导师的人品,信誉,以往学员的经历,都需要仔细考量。

就像你攥着一张选票,听一场政客的演讲,选票投给谁?有人说的比唱的好听,但你不光要听他们说什么,还要看他们做什么。

站对队比什么都重要

实力是块敲门砖,然而站队也很重要。盲选后的对战是层层淘汰制,因此选择哪位导师,决定着你会走多远。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。

所以,拿着一手好牌不一定能稳赢。越强的队伍高手越多,越有可能被炮灰。如果本身实力不俗,在弱队反而能一路畅通无阻。是做鸡头还是做凤尾,学员得好好掂量一下。

第三季,那英队里的人气歌手毛泽少,周深,汪峰队里的陈乐基都被无情炮灰。有人在贴吧里给被炮灰的选手抱不平,有网友一阵见血:“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。他们选那英本来就是奔着那英人脉去的。当然能不能如他们所愿不得而知,所以你也不必替他们感慨,要说也只能说他们活该,都是成年人,得对自己选择负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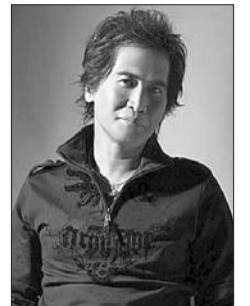
收益越大,风险越大。导师盲选时抢人是认真的,对战时翻脸不认人也是认真的。社会竞争,弱肉强食,从来没有一团和气。

站队最悲剧的例子无疑是第二季的赵哈,即使实力超群,也层层溃败。初选汪峰,被虐;第二次选那英,由于歌路不对,也被虐。赵哈在和殷光年、侯磊的PK中高音一骑绝尘,那英却以自己不懂摇滚为由选择了侯磊。现场观众因此提前退场,汪峰也面露不满。有人说侯磊为那英写过歌,并且是那英姐姐那英公司的签约艺人;也有网友猜测那英此举是为了平衡团队实力,以保住董董,虽然事后那英对这些一概不予以承认。

大家都说,如果赵哈进入最赏识他的哈林队列,可能就是另一番场景了。

第二季实施抢人制,被抢的八名学员,在新导师手下无一晋级。这是否说明,在新队伍里他们无法成为导师的自己人?

蛮干苦干比不过巧干,站对了队伍,突围之路也就完成了一半。



《中国好声音》又一次如火如荼。

很多人在听声音,不如说在看游戏——一场社会游戏。温情脉脉自由选择的“导师-门生”面纱下,不止选边站队,更是步步为营,要杀伐决断,需忍辱负重。一季好声音,也是一场声带里的“中国社会职场微型秀”。

早在第二季时,就有人评论:“有人看云淡风轻,有人看暗流汹涌,有人看旋转木马,有人看世间浮华。”

第三季,接着看。

一条声带里的中国职场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张俊其

晋升最快的,是有背景的实力派

不论是职场还是官场,晋升最快的,不是埋头苦干的实力派,而是善于跟领导搞好关系,并有一定背景后台的实力派。

一位熟悉好声音赛程的媒体人说,好声音里学员大多是被邀请而来的,因此,唱功毋庸置疑,都达到了及格线。

在四进一和决赛之前,淘汰赛唯一的决定权在导师手里。导师考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,胜负甚至在一念之间,而以人代替制度,即使椅子永远不转过来,出现黑马也很难避免。

第三季好声音那英队里四强是四位大美女,网友惊呼,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?漂亮与否,这是摆在明面上的软实力。

学员背后的家境、背景、关系、后台等等,都是隐藏在幕后的暗实力,导师是否会受到这些影响,谁也不好说。

至于学员本身的情商,做人是否成功,是否能得到导师的喜爱,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标准。

大多数时候,光有实力是不够的,你还得会讨好导师欢心,所以很多学员热衷于讲故事,一个感人的叙述,让导师落泪或者开怀,可以拉近和导师的关系,刷好感度,刷熟悉度。刷印象分,当年徐海星的黑幕被揭,但是很多微博大V依然挺身支持,刘欢也一路将她进入四强,除了唱功,她开始时讲的好故事也是加分项。

圈内圈外,和领导搞好关系都是必须的。不过,“比靠山还可靠的是,是让自己有价值。”

关系不够铁,还不如没有关系,上司不会为此毁掉自己的名声。第三季,大家都在关心“子怡闺蜜”莫艳琳如何靠关系上位,结果却被一路炮灰。黑幕炒作越热闹,汪峰越要留个心眼。

赤裸裸摆在台面上的,不叫黑幕,那叫丑闻。

如果你有足够的价值,即使没有过硬的后台,哪个导师也不会抛弃你,反而要拉拢你。粉丝众多的大咖魏雪漫,被提名不见经传的天津姐张碧晨PK下去。看脸和拼爹虽有用,但不是万能的。

两季冠军,李琦、梁博,都是没有背景的人。成功的要素很多,但没有实力一切免谈。

冠军的法则:背靠大树好乘凉

《中国好声音》里,学员的晋升之路也是导师的竞争之路。

如果用职场来形容,汪峰可以看做政府机关,出路好,待遇优,工作稳定;那英无疑是财大气粗的大国企,齐秦是水土不服的台企,杨坤则是势单力薄的私企。

国企里,牛人多,关系户多,黑幕多,待遇和发展前景也非常诱人。而私企管理不规范,发展前景不明朗。二者实力的差距,使人才流动产生一定的阶梯。

每一季的四支队伍中,团队实力有明显的分野,第三季的盲选中,杨坤频频抛出橄榄枝,却屡次铩羽而归。汪峰沉默不言,却能次次精确打击。那英和汪峰拥有最多的四转学员,而杨坤的战队,实力明显下降一个等级。

据统计,第三季里那英转身次数34次,汪峰转身次数28次,杨坤转身次数42次,齐秦转身次数47次。可见,团队竞争力越小,导师选人的标准就越宽松,相应的,选择的学员的水准也有所降低。

虽然,相对而言,私企的晋升空间要大得多,有实力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,实力稍逊的更易获得一席之地。就像第三季里,杨坤队列里的陈永馨,晋级之路几乎畅通无阻。如果放在那英组

内,与陈冰等实力女歌手拼杀,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

进入私企是一场赌博,也是一场权衡,可能当你做到团队顶端的时候,只相当于大企业的普通中层。

个人的地位跟随团队的实力增长而水涨船高。《中国好声音》最后的决赛是个人战,但归根结底是团队战,团队综合实力越强,从概率上来讲,选出的团队第一名实力也越强。

背靠大树好乘凉,前两季好声音最后的胜者,都出自团队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,第一季的那英,第二季的张惠妹。第三季是否还会遵循这一规律呢?

胳膊拧不过大腿,目前看来,这个定律很难被改变。